



▲蔡松年老人在侍弄他最心爱的一种菊花。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菊城，你的名字叫尴尬

有菊城之称的德州市只剩一处3亩大小的养菊基地

本报记者 徐乐静

●事件回顾

德州素以菊花为市花，有菊城之称。但在菊城里，市民却很少见盆栽菊花，也不知道哪里有养菊的基地。这是为何？

在一次偶然的采访中，记者与园林处工作人员聊天得知，2000年至今，德州市仅剩下一家规模化的养菊基地，占地仅3亩多，最多可种植3000多盆菊花，基地的养花工人只有一个。

了解到这个信息后，记者决心一探究竟。为何菊城几乎不再养菊？记者来到位于经济开发区的东苗圃菊花培育基地，唯一的养菊人蔡松年师傅告诉记者，这里是德州最后一家菊花培育基地，占地80多亩，却只有3亩地是用来养菊的。

据了解，1981年至2000年，德州市举办过市内菊展18届，参展菊花达54万盆。其中，第一届至第十七届的参展单位大都是由市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指定的，

主要由市直机关和国有企业组成。德州市园林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时，人们养菊爱菊的热情比较高涨，短时间内，参展菊花就由第一届菊展的2000多盆发展到第十七届的两万多盆。第十八届德州市菊花展改由新成立的德州市花卉产业领导小组负责，参展单位由市区单位及近郊花农延伸到各个县市区，菊展规模达到顶峰。

然而，2000年后，一些养菊大户特别是国有企业

由于诸多原因在运营上陷入困境，没有精力再培育菊花，使菊展工作受到了影响，原本一年一度的德州市菊展停办了。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菊展的相关资金补助没有到位，极大地挫伤了养菊单位和菊农的积极性，原有的育菊人员纷纷转行，社会养菊活动基本陷入停滞。

一个严重而紧迫的问题摆在菊城人面前：菊城正变得名不副实，难道就这样放弃菊城的美名吗？

●养菊者说

作为硕果仅存的养菊人，蔡松年担心养菊事业后继无人。德州市园林处副主任杨立华说，蔡松年再过两年就退休了，以后谁来养花？这事成了一个难题。而58岁的蔡松年自己说，本来前年就可以办理内退了，但还没找到接班人，他只好先撑着。

蔡松年说，菊花好养活，但养好就比较难。养菊花需要天天有人盯着，不像是种树，种上就不用管了，不管刮风下雨都要来看。他说，自己养了30多年菊花，退休以后想好好休息，但如果苗圃没人照顾，他还是会继续坚守岗位的。

“中国京剧城”票友“断代”

中老年人占到德州京剧票友的八成

本报记者 徐乐静

面对这种现状，记者在“京剧城”做了调查，在活跃的票友中，中老年人占八成。京剧艺术在中国源远流长，票友始终是京剧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现代城市之中，票友早已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

一次偶然的机会，记者认识了德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副主任田胜强。他是德州首屈一指的京剧“名票”，曾获全国“十大名票”称号。他说，德州的民间京剧票友越来越多，几乎每个社区都有京剧爱好者自发组织的表演活动。在德州中心广场，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各类剧团表演，其中，专业的京剧剧团就有六七个。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票友是中老年

人，青年人少有问津。

这就是德州这个“中国京剧城”的现状，票友有断代的危险。德州中心广场戏友联合会会长张树森对这一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他和他的剧团每周都参加德城区组织的“百姓大舞台”系列演出活动，他深切地体会到，京剧演出在吸引年轻听众方面还需突破。如何突破？张树森说，可以尝试在演出中穿插几个现代舞等项目，以期通过丰富演出的样式来吸引年轻人的关注。他认为，听众中年轻人多了，喜欢京剧的年轻人才会增加。

娃娃票友是京剧的未来。在采访过程中，看到这些娃娃票友，记者感到无比欣慰。他

们用纯真的眼神盯着台上唱京剧的“名角”们，那分喜欢是打心底里产生的。遗憾的是，在大多数家长眼里，让孩子唱京剧似乎只是一种“无奈之举”，除非孩子不愿意学习了，或者是没钱上学了，才会想到京剧，否则，他们宁愿孩子们在课堂上乖乖坐着。

德州现有规模不等的京剧培训学校六七所，田胜强开办的京剧艺术学校是规模较大的一所，现有学生数量五六百名。曾对德州青少年京剧培训市场有过调研的田胜强说，市区学习京剧的青少年现在约有四五百名。虽然总量并不大，但呈上升趋势，而这正是“中国京剧城”的希望和未来。



京剧票友们精心装扮逐一登场。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当日报道版样。

●事件回顾

德州有“中国京剧城”之美誉，在德州，京剧票友成千上万。

在德州街头，记者经常可以看到五六十岁甚至七八十岁的老人在唱戏、听戏。在这些老人的身旁，偶尔还能见到一些小娃娃，他们往往看得也很入戏。唯独少见青年人的身影，他们大多对京剧不感兴趣。